

非遗海南

制新龙 迎新春
西门龙舞龙习俗获评万宁非遗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近日，万宁西门龙舞龙习俗非遗传承人王凯早早来到西门祖庙的东厢房，继续赶制西门新龙。

舞龙，是万宁春节的一大传统民俗活动，其中最有名气的要数万城西门的青龙和宾王的红龙。今年5月，“万宁西门龙舞龙习俗”获评万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为西门龙舞龙习俗传承带来一番新气象。

西门祖庙决定今年重制新龙。一条西门新龙的制作，大概要耗时半年。

王凯从6月开工，全程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我计划在元旦前完成。”王凯说。

王凯蹲在一块绿色的底布上，用笔细致地描绘着。这是西门龙的外皮，将近60米长，宽2.5米，原料是棉布，需要涂画三遍，因为人手少，工期紧，王凯计划涂画两遍即可。第一遍用模具对照刷完，第二遍重复完成上色。

西门龙的龙身主要由黑、白、蓝、金四种颜色构成，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同的含义。金色的半圆弧构成了龙鳞的金边，顶角的黑色是龙鳞的阴影，蓝色和白色是指蓝天白云，这样舞动起来时，好似青龙在天上腾云驾雾。

在外皮绘制好后，就会包裹在龙身上，龙身由163根竹圈组成框架，寓意“竹报平安”。圈径则是中间部分竹圈大，两边竹圈小，模仿人的身体，中间的身子显大，两边的脖子、腿脚显小。

在舞完一春后，西门龙就要回庙重新检查修补，并对龙鳞整体重新涂绘，黑色会延伸盖住一部分蓝色，而蓝色也会延伸盖住一部分白色，最后白色在底布涂画，同样再延伸，整体呈现出龙鳞变幻的效果。

龙头的制作要耗时一个月，王凯取一块竹子象征着龙头棒放在桌上代表正式开始，“这是制作龙头的一种仪式感。”先是龙头棒挂红、打孔，随后龙嘴布局、定型，走竹片（整体走线）固定竹编框架，再制作龙的五官以及龙角、牙齿、胡须等，贴好底纸，最后再用镭射金纸完成“皮肤”塑造。

按照传统技艺，龙头的制作步骤一般不超过三步，不用钢丝，从效果上来看，正面威严，侧面和善。“龙头的制作是最难的一步。”王凯介绍，龙嘴张开的大小、角度要把握得准，从正脸看要凶，有气势，才能镇邪，但从侧脸看又要温和，就像在对人笑一样，“龙便是这样，要一文一武，文武双全。”

当时重回王凯3岁那年，“当年的春节我妈带我回外婆家时，经过西门街恰好碰到了舞龙队伍。”家人告诉他，他看到西门龙后，一直守着舞龙队伍，怎么也不肯回家。

参加工作后，王凯利用上班空隙尝试扎龙头。王凯手工制作的小龙头活灵活现，扎龙的技艺更像是一种天赋，这也为他后来制作西门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期，我们和西门社区也在策划着西门龙的非遗展。”万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陈小芳说，待搜集好资料制作完成后，西门龙非遗展也将在万宁市文化馆举行，让更多市民能够了解西门龙的传承和发展。

一条西门新龙，舞出精彩，舞出新景象，舞出祥和吉祥，人兴财旺，家庭平安幸福，这是万宁一代代人的心愿。王凯还在继续专注地涂画着，但那般热闹的场景，仿佛已在眼前。



西门龙的龙头。陈先哲 摄

蛇桥初春至初夏时节就会露出水面。如今蛇桥也成了市民游客青睐的打卡之地。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长桥卧波千里远，曲径通幽两岸间。”桥，打破了江河湖海的阻隔，连接了分离的地理区域，极大方便了人们出行。海南水系发达，自古就诞生了大大小小不少桥。琼州古桥今何在？沧海桑田，如今，海南多数古桥或已难觅踪迹，漫步大街小巷、乡间山野，仅可寻到少数古桥。斗转星移，古桥已不仅仅是一座桥、一个坐标，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历经岁月流变，现存古桥多成为文物，有的变为景点，展现出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古人好以木石搭桥

在海口市龙塘镇国仓村有一座美味山，山上有一座用火山岩石块垒成的石门，穿过石门，沿着一条用石块铺成的路往下走，迈过56级台阶，便看到南渡江的支流——美味河。河面宽广，几艘渔舟停在岸边，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温柔而宁静。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平静的江面下藏着一条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蛇桥（又名“国仓村石桥”）。

据记载，蛇桥是明代名臣丘濬带领当地乡绅民众修建的系列水利工程中的一部分，用火山石垒成，由于形状弯曲似蛇，当地人称之为“蛇桥”。该桥大约1米多宽，长约150米，古时极大方便了村民过河至对面田洋劳作。

蛇桥不仅形状似蛇，“习性”也如蛇般。每年春暖花开，经过一季“冬眠”的蛇儿出洞之时，正是蛇桥浮出水面之时。“蛇桥水涨则没，水退则显，一年只在初春至初夏时节露出水面。”海口市龙塘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历经五百年冲刷浸泡，一条看似普通的桥为何依然完好？一方面，流经蛇桥的河水并不湍急，对桥的冲击并不大。更重要的秘密藏在它形似蛇的弯曲中，一道道弯儿可以最大程度分散河流对桥的冲击力，因而蛇桥比普通的桥多了一层“保护力”。古人造桥的智慧可见一斑！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桥，水梁也。”“梁，水桥也。”即，在水上搭建“梁”便成了桥的建筑。

“在古代，海南人所建的桥梁，以用坚硬的木材和火山岩石为材质的最多。”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阎根齐表示，至今保存下来的蛇桥便是海南人好用火山岩石造桥的例证。宋代人李石在其《续博物志》中说：“沉香，杂木也。儋崖海道居民，桥梁皆香材。如海桂、橘柚之木沉于水，多年得之，皆为沉水香，然生采之即不香也。”沉香自古是海南岛的著名特产，儋州、崖州（今三亚市崖城镇）的居民皆以沉香搭建木桥。但因木材不易长久保存，现今已难见古代木质桥梁面貌。

一座座古桥，不仅是有形的文物，更是凝固的历史。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的洗马桥横跨美舍河。这座建成于2001年的桥梁系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护栏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无不展示着高超的现代化造桥技艺。驻足桥上，微风徐徐，流水淙淙，数百年前古人在此洗马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万历《琼州府志》云：“洗马桥，在县西南二里，宋建。人多（在）此洗马，因名，又名驭仙。”历史上，海口府城西南近郊一带水草丰茂，古称龙潭水的美舍河自此流过。这里有充足的草和水，吸引不少牧马人将马匹带到此喂养。在美舍河上，有一座桥梁，因牧马人常到此洗马，久而久之，桥梁得名“洗马桥”。如今，后人重建的洗马桥，桥梁早已不见原貌，但桥梁之名被沿用了下来。而跨越这一桥梁的道路，被称为“洗马桥路”。

阎根齐介绍，明清以来的海南地方志中多单设“桥梁”一节，记录城中和城郊的桥名，这些桥名丰富多彩，有些桥梁还有诗歌宣扬，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

正德《琼台志》卷十二有《桥梁》一节记录了98座桥，其中琼山28座桥、澄迈9座桥、崖州的12座桥等。“近一百座桥，是目前为止海南最早有记录的古桥，虽然其中大部分如今已不存在，但是，它们成为我们了解海南古桥历史文化的窗口。”阎根齐说。

据介绍，以上近百座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的名字：与周边环境有关，如海口的河口桥（与位于河口有关，元建）；与河水声音有关的，如澄迈的响水桥；与建桥人的姓名有关，如海口的杜村桥（旁有石刻，宋淳熙间杜公立）；与桥周边发生重大事件有关，如海口的烈楼桥、儋州的洗兵桥（均与当年的军事活动有关）；与吉祥如意或太平通达有关，如临高的太平桥；与感恩有关，如儋州的感恩桥等。

“冬藏春出”的蛇桥也蕴藏着一段美好的历史。遥想五百多年前的明代，为了方便村民过河去田洋劳作，自京城返乡的丘濬发动抱元图（现在龙塘附近）的村民修建蛇桥（又名“国仓村石桥”“美味桥”）。他们抬高美味河水，疏通三十六曲溪的河道，把河底多年沉积的淤泥挖出来，肥沃两岸土地，又在美隆村挖深池塘，在水中立石柱，刻水警界线，涝时储水，旱时灌溉，把三十六曲溪流域改造成连片的万亩良田，成为当时琼北最大粮仓。

古今交融焕发生机

与古时桥梁主要起到“联通”作用不同，如今的古桥更多发展为承载历史文化底蕴的文物。个别古桥则发展为旅游打卡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来到澄迈县老城，探访历史古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里桥（又名“广德桥”）是不可错过的一站。穿过老城街道，一座由花岗岩青石垒砌而成的古色古香的四孔石拱桥闯入人怀中。这座古桥经过数百年的风雨，仍静静横卧在澄江（旧时称“内滩”或“内水帘”）之上，它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沧桑岁月。

关于里桥的历史，有多种记载。正德《琼台志》记载：里桥在县南门外，元建，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知县余常重修。

光绪《澄迈县志》则记载：里桥，在通潮门外塔边，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知县唐启宾创建，石砌五墩，设五梁，高丈余，长二丈余。嗣后历历补砌，依然如故。

有人认为，苏东坡北归时所赋《澄迈驿通潮渠》中“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中的“长桥”是里桥的前身，宋时为木桥。

里桥究竟建于何时？它与东坡究竟是否有过交集？虽然真相仍待考察论证，但是一段段记载、一个个传说却为里桥增加了更深厚的历史底蕴。

历经琼北大地震，里桥屹立不倒，却也在凄风苦雨中不断残败。崇祯年间崩塌，清代又历经修复。现存里桥仅有桥身本体（即桥墩和桥洞），而无引桥和栏板及桥面石，故为“残桥”。

半座残桥道古今！里桥旁边的一块石碑显示，该桥已于2009年被列入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了解，现存的国仓村石桥（“蛇桥”）亦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初春到初夏，当该桥露出水面，便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大家既可在桥上踏青观景，亦可跨越500年的时空，追寻丘濬兴修水利“为民廉政”的过往。

从水利工程，变为景观、文物，既有自然之美，亦有历史人文之韵，呈现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这，就是蛇桥历经岁月流变展现的新韵味，也是海南现存古桥的共同之变……

琼州古桥今何在？
阅尽沧桑 诉说历史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里桥。澄迈县旅文局供图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负责人李媛：
指尖“唤醒”沉睡文物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子仪

近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已经闭馆休息，但展厅区域的照明却还未关闭，整个博物馆依然灯火通明。展厅里，李媛和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师们还在忙碌，逐个确认展出文物的情况。李媛是一位“80后”，和文物保护修复打交道18年的她，如今已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负责人，管理着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这个团队不仅在万泉河畔保护文物，更是深度参与南海出水文物的修复。

在6号展厅里，李媛正为脱盐的文物换水。她向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解释，与出土文物不同，出水文物由于长时间的海水浸泡，文物会被海水中的各种盐分侵蚀，因此，出水文物首先要浸泡脱盐，达到一种稳定状态，才会做下一步的处理。“每件文物也需要根据器物的独特性来制订后期的保护规划。”李媛说，“大家对文物的用心程度，无异于女孩子对自己脸的爱护。”

每当经过5号展厅时，李媛总会不自觉地在元青花花卉纹八棱执壶前慢下脚步，多看一眼这个拥有着“新发型”的文物。这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一级藏品和我们往常见到的修复文物不太相似，文物壶口保留了大块的珊瑚凝结核，如头纱般罩住壶口。

李媛解释，由于常年被海水浸泡，在元青花花卉纹八棱执壶壶口沿及流部（壶嘴）附着的大量白色凝结核，遮挡了壶口部分的纹饰。她坦言，最难的莫过于自然地复原文物的形制和图案。“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寻找修复的依据，在得到专家的评估确认后才能实施修复。”

凝结核是水下考古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文物随沉船一起深藏海底，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海洋环境的循环，海水中的物理、化学影响、生物活动都是凝结核形成的原因。如何处理凝结核成了修复元青花花卉纹八棱执壶的一大难题。

“我们发现，它瓶身的纹饰并没有被凝结核覆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凝结核反映文物

所处环境，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应全部予以分解处理。”李媛说，最后，修复团队在清除了瓶底的凝结核使其能放平稳后，修复师们没有对壶口的凝结核进行处理，保留了其出水后的原样。

“青花瓷在我国闻名遐迩，元青花更是达到顶峰，在发现海捞元青花之前，元青花仅有几百



件存世，很是珍贵。”李媛说，随着西沙海域打捞上来了大量的元青花瓷器，自己不仅有幸能近距离欣赏到元青花的美丽，更是有幸将这样的美丽修复后向更多的市民游客展示。

近年来，在多家兄弟单位的指导帮助下，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助力超百件沉睡上千年的文物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重获新生。在李媛看来，文物修复的最大价值是保证文物的安全，保留它的原有形制，并且展示它的文物价值。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理念是要让文物活起来，这就是文物修复的意义所在。

李媛告诉记者，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有了很多先进仪器和高科技手段，但工作依然很枯燥，需要热爱才能坚持。被问到最喜欢哪件文物，她没有丝毫犹豫：“南海出水的文物件件都好！”

李媛正在修复文物。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供图

看海南